



一个人的他乡

□韩报春

南国,边境,小镇。
夜雨初歇。

立春前后的傍晚时分,巷口拐角处卖青枣、甘蔗的阿婆正围着火盆取暖。“老板,买点水果吃嘛?”她一边和我打招呼,一边把炭火拨得通红。我点头不语,一笑而过,毕竟是刚开放的国门前沿,招呼声里都带着商业味道。

我自北方来,距家四千里,数不清的山川、河流阻隔,让回望的勇气日日地压在心头,怕凝眸处,望不到那遥远的尽头。

四十岁的男人,孑然一身,像只候鸟,不停地离家远行,不停地回归故土,总觉得万千世界,没有哪个枝头可以栖身。辗转在他乡的暗夜,指间烟火明灭处,弹不尽记忆的灰烬。

幼年,第一次随父亲坐火车。灰色的站台,稀疏的乘客,鼓鼓囊囊的大包小包,每个人眼里都有一种急切。一人一世界,不知是远走他乡,还是离开他乡,他们都把神秘种在了我稚嫩的心里。火车呼啸而至,我不由得贴紧了父亲的身躯,他下意识地把我的小脑袋揽过去。是铁龙的震天动地让我胆怯,还是即将奔赴的远方让我感到陌生的恐惧?那时只觉得父亲是山,是依靠,有他在,这个世界就是安全的。

如今,独自在滚滚人流中来去,我暗自吃惊自己何时有了独步天下的勇气,明明思念如潮,偶尔电话铃声响起,话筒中传来父亲的声音,却没有了当年的那份亲近。是谁在流年中把我偷换,让鲜活澎湃的心河上漂浮着淡漠的枯叶?这是男人成熟的代价,还是男人成熟的悲哀?唯有母亲,在我迈步离家的一瞬,依旧眼角湿润,叮咛再三,在我回头时仍伫立村头,让风把白发飘散在我的眼角和心头。

年前,一朋友打来电话,说他年近九旬的老母病危,滴水不进,烛灭光尽就在眼前了。那时我正站在边境一座古旧小楼的阳台上,眼前是无边的大海。我没有安慰朋友,听他的语气,内心似乎波澜不惊,也许他更明白,这尘世对任何人都是他乡,一叶一草,走完这飘摇的一遭,无疾而终,才是真正的回归故里。

父母体健,走得再远,他们始终是家的代名词,可他们终会老去。那时的家,也许是村头的那株古槐,也许是故园的那段残垣,也许是行走他乡中听到的一句乡音。

前一日,姐姐怕我孤单,打电话劝我:“啥是家?只要俩人在一起,不论走到哪里都是家。”我“嗯嗯”地应着,却在心里追问:那么,一个人的家呢?把自己交给时光的过往,在孤单漂泊的尽头,今生又将到达何方?

这些年来,一个人跨南国,走北疆,行尽天涯路,找寻心底的安妥,却茫然不知何处是故乡,何处是他乡了。

夜沉沉,窗外还在飘着雨丝,爆竹声不时响起,年味还未消散。他乡的不眠夜,我独坐小楼,思索这似水的光阴,感喟这经年的岁月,未及白发已沧桑,不免轻叹:我们在时光中暗淡,谁又能让时光老去?



外婆的老房子

□郝洁



不知为何,梦里时常回到外婆的老房子。

那是老城一条小有名气的老街上,的一个独门小院落,门前是平常熙熙攘攘的义勇前街,大门两边是两个相映成趣的老青石礅,具体是什么形状的,印象早已模糊,只记得因为我们这帮小孩子时常攀爬,两个石礅变得油光可鉴。老式的插着铜锁门的木门,配着同样乌黑发亮的枣木门槛,那种历史的厚重在当时幼小的我看来只是新奇好玩罢了。

推开木门,穿过黑暗细长的低矮门道,就进小院之中。依稀记得,父亲和母亲那时带着我,每周一次,骑着自行车从涧西到老城,而我从父亲的车前梁上下来就一路小跑,跳过门槛,穿过门道,一声接一声地叫着“婆,婆”(老洛阳人管外婆叫婆),直到外婆拄着拐杖,颤巍巍地从上房屋里出来,站在房檐下那一片温暖的阳光里,也一声接一声“唉,唉”地应着,等我一头冲进她怀里。

老房子的院里有两棵树,一棵是桐树,春末夏初满地的桐花总是带给我粉白的回忆;另一棵是石榴树,夏天是一树红红的火,秋天是一树酸甜的红。那时,外婆总是叫上舅舅或父亲,“搬个凳子上去给俺乖摘俩”。每每回想至此,总有外婆怀抱的温暖和石榴的甜香涌上心头。

院中树下的石桌石凳,每次去我总

是一个挨一个地用小屁股坐过,然后再一跳而上,站在石桌上,高喊一声“赐予我力量吧,我是希瑞”,一跃而下,飞奔到外婆那充满神秘感的上房屋里。

外婆的上房屋不大,高门槛,老式木门,老式窗户,是明清民居常见的木雕花纹窗棂。窗户下是一张小桌,四个小木凳,一壶总是摆在桌上的凉茶,四个精致的茶盅。上房屋有一旧式挑出的房檐,一根粗大的房檐立柱是松木的,刷着红漆。小时候的我最喜欢在那光溜溜的柱子上书写外婆口中的“狗爬叉字”,就像《西游记》里孙悟空书写“齐天大圣到此一游”的桥段。

上房屋里的陈设也很简单,左边是一排低靠背椅子,正前方是一张八仙桌,桌子两边是一对太师椅。桌上有一个铜烛台、一套茶具,两个大花瓶,还有一根经常被我舞来舞去掉了毛的鸡毛掸子。八仙桌上方墙上有一幅毛主席像,我经常看到外婆对着画像絮絮叨叨地诉说着。房间靠右有一个老式的土砌围炉,炉火不大,但在寒冷的冬季总是能让整个上房屋温暖如春。炉火围沿上经常有外婆特意放上去的花生或糖炒栗子,再不就是外婆从铁炉盖下拈出一块煨得软烂香甜的红芯红薯,笑眯眯地看我边吹边吃,烫得叽哇乱叫,她便心疼地倒上一杯凉茶,喂我喝下一大口。

炉火的右边靠墙就是外婆的床,那

是一张下用砖瓦、上用大木支撑的厚木板床,床上不管冬夏都是厚厚软软的一床铺盖。那时外婆纵容着我屋里屋外、床上床下地“大闹天宫”,有时她还会神秘地从床头柜或枕头下面摸出大白兔奶糖、肉夹馍或是两块甜点,让我躲在她怀里飞快地吃完,还叮嘱我别吭声。我知道这都是母亲和舅舅、姨妈买来孝敬她,她舍不得吃给我留的。

上房屋的后面是一个更小的院子,院子里只有一间仓库、一个厕所,还有一棵老枣树。外婆一生喜爱整洁,这个老城人俗称“后茅子”的小院也是盆花盆草、卵石铺地,没有一丝秽气。每当老枣树硕果累累、青里透红之际,我们这一辈的小家伙就觉得幸福离我们很近,伸手就能够得到一分清甜。这幸福能一直陪着我们到初冬叶落果尽之时才结束。而小院内时常出现的小麻雀、小蚰蚴、小知了等我童年时的最爱,会在一年四季相伴我们嬉戏玩耍,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。

转眼外婆去世快二十年了,老房子也在老城区改造时变成了街道规划的一部分。有时开车经过当年老房子所在的街道,我仿佛仍能看到,还是那个红墙青瓦的小院,明光锃亮的老青石礅中间的双扇木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了,外婆拄着拐杖微笑着看我一路小跑冲她而来,嘴里不住地连声应着“唉,唉,我的乖!”每每至此,便泪湿眼眶……

恋上一座城

□剌那芳华

处两点一线,陌生而了无生机。

寂寥中拿起了笔,将零零落落的心情写给当地报纸的散文版。当心事逐一变成铅字,无所归依的漂泊似乎找到了岸。寂静的夜,昏黄的小台灯,我逐字逐句把方格稿纸填满,那是我在这个冰冷的城市唯一的暖。

来年夏天,我成了那家报社的一员,开始在这个城市中天马行空。每日在大街小巷奔波,由陌生到熟悉,再到了如指掌,我终于不再是那个满眼落寞的外乡女子。偶尔,会与家乡方言撞个满怀,那满头华发的乡人会紧握住我的手,不舍得放开。或许,他们又忆起了当年的乌发少年。青春做伴还好乡,只是一种愿望吧,离开,只剩马不停蹄的怀念。

高楼大厦取代了低矮的平房,小城华丽转身,不再灰头土脸。而当年那个青涩的丫头也在蜕变,成了稳重的中年客。虽说还是在异乡,可是,这座

城已经在我心里扎根。不知道自己会否像曾经邂逅的那些老乡,在这座城里终老,只知道心安是归处,这座城给了我静好的岁月和现世的安稳。

形容缘分,人常说,百年修得同船渡,千年修得共枕眠。那么人与城的缘分呢?更是不可言说。其实,回首,城市还是那座城市,除了街道宽了,高楼多了,其余皆未改变;唯一改变的是人的心境,从初来乍到的惆怅迷茫,到如今的安之若素,其中的起起落落岂是言语可以道尽?是这座城,承载着那些深喜浅忧,那些一去不返的流年。

终于明白,恋一座城,犹如恋一个人,爱的不仅仅是那俊美容颜,更有那眉角眼梢暗自流转的悲喜,因为那关乎你的疼痛,关乎你的心啊。

所以,今生有了这样一座城,就算那些在汽笛声中再也到达不了的远方,也都成了美好的深深的想念。